

冷血阴谋屠杀三位民权义工的密西西比州政府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25)

一般的美国人对“三K党”徒都有着反感和蔑视的情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是一些主张使用暴力的恐怖份子。发生在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Neshoba County)的“三K党”谋杀民权运动分子案，就是最好的案例，最使人震惊的是，这件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动的凶手，竟然是密西西比州政府。

1964年夏天，三K党在密西西比州疯狂地作恶，他们肆无忌惮地放火烧掉了30家非洲裔美国人的房子，炸毁了37栋非洲裔美国人的教堂，并犯下了超过了80件对民权工作者的人身攻击案。

三位民权工作人士詹姆斯·艾尔·钱尼(James Earl Chaney)、安德鲁·古德曼(Andrew Goodman)和迈克尔·亨利·施韦特纳(Michael Henry Schwerner)，决定要亲自到密西西比州实地研究和调查，但是他们踏进了密西西比州，就如同踏进了有去无回的鬼门关。

钱尼是三位受者中唯一的非洲裔美国人。他于1943年5月30日在密西西比州马里丹市(Meridian)出生，是土生土长的密西西比州人。他在全家的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他的双亲在钱尼少年时离异，他与母亲范尼·李(Fannie Lee)和弟妹们相依为命，在艰难和贫穷中长大。

钱尼在饱受种族歧视的密西西比州长大，深感非洲裔美国人处境之不幸，发誓要改良之。1963年，年仅20岁，刚从中学毕业的钱尼就积极参与了密西西比州的“种族平等协会”，投入了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的洪流里。

钱尼负责教育当地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正确种族观，并且做登记选民的义工，这种为非洲裔美国人谋取民权平等的工作，触犯了“三K党”和密西西比州当局的大忌。

密西西比州政府从1956年开始，就创立了一个叫做“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Mississippi State Sovereignty Commission)”的特务机构，其职责是秘密监视着密西西比州内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活动，与从外州进来密西西比州“兴风作浪”的“麻烦制造者”。

1956年，在马歇尔运用《布朗诉教育部案》将种族隔离制度从全美国的学校系统里消灭掉的两年后，密西西比州政府议会为了继续维持他们反动的种族歧视政策，更为了防止他们的非法种族歧视制度的崩溃，他们打着“为了避免联邦侵占及保护密西西比州和其他姐妹州的主权(protect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her sister states from Federal encroachment)”的招牌，通过了成立“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这个特务黑机构的议案。

“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是一个口是心非的特务机构，明着是一套，暗着又是另一套。表明上是为了“保证社会正义和反对学校的种族歧视政策”，实际上刚好相反，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密西西比州政府提供民权运动分子和共产党分子活动的情报，以便及时地进行消灭和打击。

“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有12位委员，成员全由密西西比州州长任命，包括了密西西比州众议院议长、州长、副州长、州总检察官，而密西西比州州长居然是这个黑衙门的主席。密西西比州议会批准了每年25万元的预算费用，那全是密西西比州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他们做出了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就是聘请了一位退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和一位前密西西比州交通部长为执行委员，负责搜集情报；第二个是聘请了一位公关委员，为这个不太光彩的黑衙门涂脂抹粉，歌功颂德，避免被美国新闻界捅破其丑陋的西洋镜。

“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有条内部规定，所有的工作人员，必须要签署保密协议，不得向外界透露任何有关“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的内部讯息，违反规定者，或罚款 100 元，或坐牢 1 年，严重违反规定者，可两者并罚。

“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居然拥有签发司法“传票权力(Subpoena Power)”，虽然纪录显示，他们从来未使用过这个本来不应该拥有的司法权力。“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同时与美国各地的“三 K 党”紧密合作，互相交换情报。

1960 年至 1964 年之间，“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曾经向当地的“白色人种公民协会三 K 党(White Citizens Council)”支付过 19 万元的“津贴”，作为他们告密的奖金。

1977 年，威廉·洛尔·比尔·老沃勒州长(Governor William Lowe Bill Waller, Sr.)前后四度运用州长否决权，将“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的年度预算全部否决掉，利用经济封锁的杀手锏，叫他们揭不开锅，吃不成饭，迫使这个黑衙门没了运作经费，不得不关门大吉。

沃勒是密西西比州自 1972 年 1 月至 1976 年 1 月的第 55 任州长，他于 1926 年 10 月 21 日出生，至今依然健在。毕业自“密西西比州大学”法学院后，沃勒自 1950 年开始为执业律师，专于财产保护和遗产计划。

1960 年至 1968 年，沃勒出任密西西比州第 7 巡回区检察官，在这个职位上，他最大的成就就是起诉了冷血谋杀非洲裔美国人民权领袖麦德加·威利·埃弗斯(Medgar Wiley Evers)的“三 K 党”暴徒拜伦·德拉·贝克威思(Byron De La Beckwith)，虽然没有成功，但却因此与“三 K 党”结为仇家。

在沃勒任内，他大力推动密西西比州的种族平等和民权运动，委任多名非洲裔美国人出任密西西比州的高级职位，他的儿子威廉·洛尔·小沃勒(William Lowe Waller, Jr.)目前是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常务大法官。

1964 年 6 月 11 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全国电视上发表历史性演讲，全力支持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并催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万众盼望的《民权法案》。“三 K 党”为了向肯尼迪总统表态，为了向世人展示他们的丑陋，当夜就将民权领袖埃弗斯杀害来消恨。

埃弗斯是一位温文尔雅而风度翩翩的君子，谈起他，使我想起了中国那位临受刑前还称赞中国的豆腐是天下第一美味的瞿秋白。他们都是书生型的理想主义者，都是政治悲剧的主角，都是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品，也都是死在枪下的冤魂。他们虽然丧命如一，但是死法有异，一个是死于明目张胆的处决，一个是亡于阴谋诡计的暗算。

埃弗斯于 1925 年 7 月 2 日在密西西比州的迪凯特市(Decatur)一间小型农场里出生，在他四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他从小就生活在一种严重种族歧视的环境里，读小学时，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校车里，经常被白人小男孩欺负和侮辱。

埃弗斯自强不息，气势磅礴，不为侮辱所动。他上中学时，每天步行 24 英里而不坐校车，一直坚持到中学毕业。就在大家对他议论纷纷之际，17 岁的他突然投军，报效国家，时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转战沙场，出生入死，为国立功。

1946年，埃弗斯光荣退伍后，返回密西西比州继续他的学业。1952年他在母校“阿尔孔农业与技术大学(Alcon 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al College)”获得了两样东西，一顶学士学位帽子和一位美丽的娇妻——他的同学迈利·比斯利(Myrlie Beasley)。

埃弗斯毕业后在一家保险公司找到了一份推销员的工作，为小家庭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舒适的生活并没有使埃弗斯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勤奋工作养家糊口之余，他为“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奉献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

在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借着《布朗诉教育部案》的机会，废除了全国学校的黑白种族隔离制度后，美国南方诸州，大多阳奉阴违，抱着观看的摇摆不定的态度来看待政局的演变。埃弗斯立即用自己来探试了一下封建而顽固的密西西比州学霸。他向“密西西比大学”法学院提出入学申请，结果是正如大家所推测和分析的一样，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密西西比州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他因种族和肤色的原因而被拒于“密西西比大学”法学院的大门之外。

同年的选举日，埃弗斯和他的弟弟查理·埃弗斯(Charlie Evers)一起去选举站投票，却被大约200多名“三K党”的白人彪形大汉，用身体挡在选举站外，对方龇牙咧嘴，口吐恶言，不允许他们两兄弟进去投票。两兄弟势孤力单，怕吃眼前亏，愤而离去，当天虽然没有投票，但是他决定了要加入“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非法的种族歧视和横行霸道的不公平行为。

埃弗斯在感同身受的影响下，决定全方位的投身于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斗争里。他把全家都搬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Jackson)，并出任该市“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分部主任，负责招募会员，鼓励非洲裔美国人登记为选民，对胆敢公开歧视非洲裔美国人的商业进行抵制，及最为重要的政治宣传与抗争工作。这份曝光而敏感性极强的工作，使埃弗斯立即成为“三K党”斗争清算和打击报复的目标。

1963年5月2日，埃弗斯的住家，被“三K党”一把野火烧为平地，由于埃弗斯的机警，他带着妻儿老小，冲出火海，幸免于难。

埃弗斯居然大难不死，没有被烧成黑炭。这个奇迹，惹怒了一个外表斯文，实际上是心狠手辣的“三K党”党徒拜伦·贝克威思。这个属于“密西西比白人公民议会(Mississippi's White Citizen Council)”会员的“三K党”，对于埃弗斯全家没有被大火烧死这件事，失望到了极点，在失望之余，决定要用另外一种更彻底和更有效的方法，来拔掉他们的眼中钉。

贝克威思是一位典型的冷血无良的“三K党”。他于1920年11月9日在加利福尼亚哥卢萨市(Colusa)出生，他命运多桀，在5岁时，他父亲因患肺炎去世，后来与母亲苏珊·索思沃思·耶杰(Susan Southworth Yerger)搬到密西西比州格林沃德市(Greenwood)定居。

贝克威思的母亲在他12岁时又因肺癌过世。这之后，贝克威思就跟着他的舅舅威廉·格林·耶杰(William Greene Yerger)长大。1942年1月，贝克威思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几场战争中受伤，因而得到几种包括“紫心勋章”在内的奖状，1946年1月光荣退伍。

退伍后返回罗得岛州与玛丽·路易丝·威廉斯(Mary Louise Williams)结婚，在那里，贝克威思在一间烟草公司作为推销员，长达十年之久。他参加了当地的“格林沃德圣公会教堂(Greenwood Episcopal Church)”，那是一间充满了种族主义色彩的教堂，他就是在那里参加的“三K党”。

六十年代，贝克威思介入了多件种族暴力事件，可谓件件伤天害理，件件人神共愤。1963年6月12日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对埃弗斯的冷血谋杀，就是典型的“三K党”的残暴手法。

1965年，贝克威思出任美国“基督教身份认证运动(Phinesa Priesthood, Christian Identity Movement)”的菲尼亚斯祭司。所谓的菲尼亚斯祭司，也就是“三K党”的头子。这个所谓的美国基督教身份的认证运动，就是打着耶稣基督的大爱教义的招牌来从事“三K党”下流卑鄙勾当的反动组织。

1967年，这帮“三K党”党徒，居然异想天开，发动攻势，希望美国民主党将贝克威思提名为密西西比州副州长，结果当然是以失败收场。

1963年6月12日下午，肯尼迪总统在全国电视上发表历史性的演讲，指责美国白人已经是非洲裔美国人民权的拦路虎，造成了美国的“道德危机(A moral crisis)”，这是他绝不会同意的国策。肯尼迪总统的这个演讲，深深地刺激着拜伦·贝克威思身上的每一根神经，使他忍无可忍，下定决心，要用实际行动来向肯尼迪总统的权威挑战。

埃弗斯与死神打交道的运气，并非每次都是那么的好。1963年6月12日深夜，这位在“三K党”黑名单上，从1955年开始就是他们“九个必须要死的黑鬼”之一的勇者，刚参加完了杰克逊市“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分部的活动，拖着疲劳的身体回家，刚从车子上下来，就被早已埋伏在暗处的贝克威思用手枪朝着他的后背连开了几枪。

埃弗斯当场血流五步，扑倒在自己的家门之外，当早已进入昏迷状态的埃弗斯被送到医院时，已经返魂无术，告别尘寰了。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指出，在离开埃弗斯被杀现场的150码之处，找到了凶器，手枪上有贝克威思的指纹，另外有见到贝克威思在事发之夜曾在行凶现场出现过数次的人证。狡猾的贝克威思狡辩说，他的手枪在事发的前一天被偷盗走了，他又找到了人证，证明事发之时，他人远在60里之外。

尽管贝克威思在1960年和1964年遭到两次起诉，但都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结论而流产，杀人犯贝克威思因此可以逍遥法外。埃弗斯的妻子比斯利既伤心又失望，她带着孩子们远走高飞，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但是她相信正义终究会来临的，埃弗斯是不会白死的！

1991年，当年的证据逐一浮现，贝克威思第三度被捕，这次他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经过了三年多的审判，他阴谋策划谋杀埃弗斯的罪名，全部被法庭宣布成立。

推动这件历史大翻案的幕后主角，是一位美国近代司法史上的民权英雄：鲍比·波特·狄劳特(Bobby Burt DeLaughter)。狄劳特在出任密西西比州检察官前，是一位有着十年经验的律师。

狄劳特于1954年2月28日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出生，他的前半生中，有两次成为全美国媒体的焦点人物。第一次就是他以密西西比州检察官的身份，在贝克威思谋杀艾弗斯30年之后，再度将他送上法庭定罪，为人间正义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句号。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可恶透顶、卑鄙无耻、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三K党”恶徒贝克威思，于1994年2月5日被密西西比州法庭判决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他于2001年1月21日时老死在狱中医院，活了81岁。

在案件审判的终结辩论时，狄劳特正气凛然地告诉由8位黑人4位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说：“去做一件正义的事情，真的永远会太迟吗？为了我们的正义，及希望成为一个文明社会的缘故，我诚恳地希望和祈祷，这不是我们的答案。(Is it ever too late to do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sake of justice and the hope of us as a civilized society, I sincerely hope and pray that it's not.)”

这段话成为美国近代司法史上最精彩、动人和有力的经典言辞之一，是每一位美国辩护律师学习的榜样。一夜之间，狄劳特成为了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的英雄人物。

1999年，密西西比州柯克·科尔迪塞州长(Governor Kirk Fordice)提名狄劳特为密西西比州兴德斯县(Hinds County)法官。2002年又被提名为密西西比州兴德斯县巡回法庭法官。

第二次的事件，刚好与第一件完全相反。好景不长，权力使人腐败，民权英雄的桂冠在狄劳特头上开始褪色：他被美国政府检控他在裁决一件有着1,500万元利益的案件中，接受贿赂和黑钱，并对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撒谎。

2009年7月30日，经过与美国司法部谈判，狄劳特承认了“妨碍司法(Obstruction justice)”罪。2009年11月13日，狄劳特被美国法官格伦·戴维森(US Judge Glen Davidson)判决入狱18个月，必须要在2010年1月4日下午2:00前，至肯塔基州潘努特(Pine Knot)联邦监狱开始服刑。狄劳特由民权英雄到司法败类，仅数年光阴而已，世事沧桑，是非成败，由何说起？

贝克威思从两次法庭审判中侥幸暂时脱身后，依然死性不改，依然毒水横流。197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接到安插在“三K党”内部的线人情报，说贝克威思正在策划着一件谋杀新奥尔良市“犹太之子反诽谤联盟(B'nai B'rith Anti-defamation League)”领导人亚瑟·邦特尼克(Arthur Bentinck)的阴谋诡计。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对他进行了数天全天候的跟踪调查后，对他拘捕归案，控以阴谋罪名。1975年8月1日，他的阴谋谋杀罪名成立，被法庭判决入狱3年。

埃弗斯之死，是美国民权运动的转折点，标志着一个黑暗时代的结束，也象征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埃弗斯之死，促使了肯尼迪总统下定决心要带领着他的同胞冲出羞辱，奔向光明，可惜的是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美国国会还没通过他的《民权法案》，痛恨暴力的肯尼迪总统自己也成为了暴力下的黑枪亡魂。

“三K党”消灭了埃弗斯的肉体，却消灭不了他的精神。他的弟弟查理·埃弗斯在他死后，接手了杰克逊市“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分部秘书长的职位，马不停蹄，前赴后继地继续为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奋斗。

1990年，一间以埃弗斯命名的“麦德嘉·艾弗斯大学(Medgar Evers College)”在纽约市落成，这标示着美国人民没有忘记他，并且肯定了他为美国人民的公平理想而奉献的功勋。

1992年6月28日，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中心，有一座雄伟的铜像完工，向全市开放。铜像脸上慈爱而正义的笑容，融化了种族间的仇恨；坚定而宽恕的眼神，使景仰者觉得人生有了希望，使迷路者找到了明灯，铜像主人的名字叫做——麦德嘉·埃弗斯。

“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这个黑衙门关门大吉后，立即引起了有关其档案去留的敏感问题。密西西比州议会为了不使这些见不得光的东西提前曝光，匆匆忙忙通过了一条旨在保护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的法案，将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所有的档案，密封至2027年为止。

可是密西西比州议会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着。“美国民权自由联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为了早点搞清楚“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的黑档案，将他们一状告进了美国法院。

1989年，美国法官威廉·亨利·小巴尔布尔(US Judge William Henry Barbour, Jr.)下令将这批“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的档案，必须向公众开放，真相遂大白于天下，历史事件，才得以重见天日。

“美国民权自由联盟”与“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是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历史上两大非谋利机构。“美国民权自由联盟”成立于1920年，由克丽丝特尔·凯瑟琳·伊斯特曼(Crystal Catherine Eastman)、诺曼·马顿·托马斯(Norman Mattoon Thomas)和罗杰·纳什·鲍德温(Roger Nash Baldwin)等人所创立。

“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原本是一个反对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民间反战组织，演变成后来专以争取美国人民权利的民权机构，至2010年时，会员高达50万人之众。“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内部划分为两大运作部门：“美国民权自由联盟”与“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基金会”，“美国民权自由联盟”负责联邦与各州立法部门的游说和监督，“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基金会”则负责联系与权利有关的案件与法庭诉讼。

九十多年来，几乎美国各级法庭上的每一件有关民权的案件，都可以看见“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基金会”的影子，有的案件，虽然“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基金会”没有直接参与法庭诉讼，但多会向法庭附上他们对案件的意见和提议(amicus curiae briefs)，其影响力之大，凌驾任何美国民间民权组织之上，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美国民权自由联盟”是美国人民民权的守护神。

伊斯特曼于1881年6月25日在马萨诸塞州马伯勒市(Marlborough)出生，她的父亲塞缪尔·伊莱贾·伊斯特曼(Samuel Elijah Eastman)是基督教公理会教堂(Congregational Church)的牧师，她的母亲安妮丝·贝尔塔·福特(Anise Bertha Ford)更是了不起，她于1889年取得了牧师执照，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神职人员。

伊斯特曼的双亲是美国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好友，因此她自小就与马克·吐温熟悉，并深受其人道主义的影响，全家都是奴隶制度废除主义的支持者，暗地里帮助非洲黑人奴隶逃亡。

伊斯特曼于1903年在“瓦瑟大学(Vassar College)”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于19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学位，成为执业律师。她集作家、律师、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和反军国主义者于一身，是美国最早期倡导女性平等和女性投票权的先锋。

由于当时美国社会对女权的藐视，使伊斯特曼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怪人，甚至于她在1928年7月8日去世时，并没有引起任何的留意和哀悼，直到50年后，纽约州塞内加市(Seneca)女性名人堂将她列入名人为止，她才受到美国人民的肯定。

诺曼·托马斯于1884年11月20日在俄亥俄州玛丽安市(Marion)出生，父亲韦丁顿·埃文斯·托马斯(Waddington Evans Thomas)是一位基督教牧师，母亲爱玛·威廉斯·马顿(Emma Williams Mattoon)是一位中学老师，他在家中六位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

由于家穷，托马斯靠着替《玛丽安明星报(Marion Daily Star)》送报的收入而读完了中学。《玛丽安明星报》是美国第29任总统沃伦·盖莫里尔·哈丁(President Warren Gamaliel Harding)在发迹前的产业，而托马斯的顶头上司是沃伦·哈丁的妻子弗洛伦丝·克林·哈丁(Florence Kling Harding)。

托马斯本身像他父亲一样是位基督教牧师，热心政治，他是一位积极的反战主义支持者，曾前后六度代表“社会主义党”竞选参加美国总统，由于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思想，使他无法得到美国人民的普遍支持，最后于1968年12月19日忧郁而终，得年84岁。

鲍德温于1884年1月21日在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市(Wellesley)出生，父亲弗兰克·芬诺·鲍德温(Frank Fenno Baldwin)与母亲露西·库欣·纳什(Lucy Cushing Nash)是普通的生意人。

鲍德温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系，曾任教于“华盛顿大学”，长期在圣路易斯儿童法院担任缓刑辅导员(probation officer, St. Louis Juvenile Court)。

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兵役法案》，规定18岁以上的男子必须要入营接受军事训练，鲍德温于1917年7月1日组织“自由民权局(Civil Liberties Bureau)”，自任行政总裁，发动多次游行抗议之，为了坚持自己的反战理念而拒绝服兵役，被法庭判处入狱一年。

1917年10月1日，自由民权局开辟分部“全国民权自由局(National Civil Liberties Bureau)”，鲍德温自任为执行总裁。1920年，“全国民权自由局”改名为“美国民权自由联盟”，鲍德温当选为第一任执行总裁，在位30年，在美国各级法庭征战数百场，奠定了维护美国人民权利的基础。

在圣路易斯工作期间，鲍德温受到无政府主义者、苏联共产党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的蛊惑，参加了苏联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工业工人大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认为美国人民的前途和出路，“当然是共产主义”。

1927年他被苏联共产党邀请访问苏联，回美后兴奋不已，出版了《苏联治下的自由(Liberty Under the Soviets)》，鼓吹美国人民的前途和出路，“当然是共产主义”。但是当他发现斯大林冷血屠杀苏联人民的真面目时，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被共产党欺骗的昏了头，宣布苏联独裁残暴政权为“共产党警察国家式极权统治(the inhuman communist police state tyranny)”。

1940年，鲍德温在“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内部清理门户，将所有的左倾或共产党党徒全部驱逐出组织，坚定地推行民主自由的理念。

1947年，应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之邀，鲍德温前往日本，协助日本人成立“日本民权自由联盟(Jap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成绩显著，日本政府为了感谢他对日本的民权建树，特以“旭日勋章(Order of the Rising Sun)”赠之。

1948年，德国与奥地利亦邀请他前往，协助建立民权组织。1981年，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在白宫，亲自将一枚“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挂在他的脖子上，作为他对美国民权奋斗功勋的表彰。罗杰·鲍德温于1981年1月16日，病逝于新泽西州利杰伍德市(Ridgewood)，享年97岁。

钱尼早就是“三K党”的眼中钉，也是“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黑名单上的“嘉宾”。1964年夏天，当古德曼和施韦特纳从纽约来到密西西比州与钱尼会师时，“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不但已经清楚地掌握住了他们的一举一动，还已经设计好了一个死亡陷阱，等他们自动送上门来。

施韦特纳是一位有犹太人血统的白人，他于1939年11月6日在纽约州佩勒姆市(Pelham)出生。施韦特纳出身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位教师，父亲是商人。史伟纳从纽约州“鄱翰市的佩勒姆纪念中学(Pelham Memorial High School)”毕业后，转到“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主修兽医科。

但读了两年后，施韦特纳发现这门专业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遂转学到“康奈尔大学”改修社会学，后又转回自己老家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位。

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种族平等协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关键作用。“种族平等协会”向全世界的种族开放，只要认同“种族与民权平等”与“非暴力抗争”的原则，即可成为会员。“种族平等协会”创始于1942年，是由美国民权运动大将詹姆斯·小法梅尔、乔治·豪泽(George Houser)、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伯妮丝·费希尔(Bernice Fisher)等人合创。

这个组织并没有任何特殊或者英明的领导人，但奉后来成为金恩最主要助手的拉斯廷为精神导师。1963年的华盛顿和平大游行中，金恩那篇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演讲的幕后主要军师就是拉斯廷。

“种族平等协会”奉印度思想家克里希纳拉奥·斯里达兰尼(Krishnalal Shridharani)所著作的《没有暴力的战争(War without Violence)》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没有暴力的战争》副题是“对甘地的策略与成就的研究(A STUDY OF GANDHI'S METHOD AND ITS ACCOMPLISHMENTS)”，这已经清楚地突显出书的主题和内容。

“种族平等协会”是最早采用印度圣雄甘地“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的美国近代民权运动组织。1930年3月12日至1930年4月5日，甘地在印度成功地发动了动摇大英帝国主义独裁残暴统治印度根基的“丹迪盐巴大游行”，这给予“种族平等协会”的同志们莫大的鼓舞，他们认为既然甘地在印度可以成功，同样是为正义和平等奋斗，那么他们没有理由在美国失败。

“种族平等协会”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壮大，原因有二，一是得到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同和支持，二是其宗旨坚决地采用非暴力行为，他们经常把甘地的名言“如果我们自己不放弃尊严，没有人能够将之拿走”为座右铭。

1961年，“种族平等协会”在美国已经发展了53个分部，1963年，几乎全美各地，皆有其分部组织存在。1963年8月23日，“种族平等协会”发动了25万群众，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聆听金恩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讲。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非洲裔的民权平等，到七十年代来的同性恋权利、再到最近几年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几乎都是在“种族平等协会”的发动与争取下取得了节节的胜利。

施韦特纳虽然是位白人，但却是一位充满了理想和正义的热血青年人，他在没毕业前，就已经全方位的投入到美国民权运动中。毕业后，施韦特纳全职地要改良美国社会上的这些不公不义的种族歧视制度，他是纽约市东边曼哈顿(East Side of Manhattan)下城“种族平等协会”的分部领导人。

1963年，施韦特纳领导着下城“种族平等议会”的全体同志，参与了对抗马里兰州的“格温橡树游乐场(Gwynn Oak Amusement Park)”种族歧视的运动。“格温橡树游乐场”种族歧视运动是美国六十年代初期的一场波澜壮阔的重要民权运动。

“格温橡树游乐场”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西北部的郊区，占地64英亩，由于在格温橡树镇，因而呼之为“格温橡树游乐场”，属于私人产业。“格温橡树游乐场”在《吉姆·乌鸦法律》阴魂不散的影响下，公开执行不允许有色人种进入的种族歧视政策，甚至于动用马里兰州政府警察，武力强行驱逐已经入场的非洲裔美国人，导致天怒人怨，轩然大波。

由于“格温橡树游乐场”公开禁止非洲裔美国人进场，这起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它变成了所有非洲裔美国人的公敌，全国所有的民权批判和斗争的箭头，全指向这个小小的私人游乐场。最后这个运动，变成了非洲裔美国人能否打破种族歧视与不平等的政治风标，因而备受世人关注。

如此盛会，“种族平等协会”当然不会缺席。施韦特纳带领着纽约市东边曼哈顿“种族平等议会”的全体同志，在“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法律支持下，全力以赴地奔向了战场。

根据 1963 年 7 月 12 日《时报周刊》的专题报道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的民权运动斗争：1963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在非洲裔美国人弗农·纳撒尼尔·多布森牧师(Reverend Vernon Nathaniel Dobson)、大介北川神父(Father Daisuke Kitagawa)、丹尼尔·科里根主教(Bishop Daniel Corrigan)、威廉·斯隆尼·小库奋(William Sloane Coffin Jr.)、莫里斯·利伯曼(Morris Lieberman)、奥斯汀·希利(Austin Healy)、艾迪·禅斯(Eddie Chance)、切斯特·威克怀尔(Chester Wickwire)、艾丽森·图拉伊(Alison Turaj)和施韦特纳等人联合发动的抗议下，变成了一场汇集全国焦点的民权运动。

1963 年 7 月 4 日早上，来自美国各地的大约 400 位种族平等协会的成员——多数是美国白人——在西巴尔的摩市“大都会卫理公会教堂(Metropolitan Methodist Church)”前集合，集体祷告和唱圣歌后，转乘数辆巴士，前往“格温橡树游乐场”游行示威，抗议其种族歧视政策。

巴尔的摩市治安当局早就得到“有大批坏人会来闹事”的情报，所以不敢掉以轻心，巴尔的摩县警察总长罗伯特·拉利(Baltimore County Police Chief Robert Lally)亲自赤膊上阵，率领着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员，严阵以待。

在发动游行示威前，“种族平等协会”成员曾通知巴尔的摩市治安当局有关游行的时间地点和目的，巴尔的摩市治安当局亦警告他们说，“格温橡树游乐场”是私人产业，如果游行队伍强行进入的话，将被拘捕，控以违反马里兰州之“擅入侵犯私人产地(Maryland's trespass law)”的刑事罪名，因此事件从一开始就显得异常的紧张。

“格温橡树游乐场”主人为了显示他的种族歧视政策的正当性，特别邀请了千人的助威团，在公园里面摇旗呐喊，叫嚣着“滚蛋!”“他妈的黑鬼!”“他妈的白色黑鬼!”“阉割掉他们!”和“将他们关进动物园!”等的挑衅歧视口号，甚至有人向着游行队伍丢石头，场面火爆，随时都有可能失控!

“格温橡树游乐场”主人亲自站了出来，宣读了这是他的私人财产，要求示威者立即退出他私人财产土地的声明。拉利警长随后亦站了出来，下达“立即退出或立即被拘捕”的最后警告命令!

示威群众只是举牌示威，静站抗议，完全没有任何的暴力行为，但并不离开“格温橡树游乐场”。在听完了这些警告后，居然没有一个人退缩，也没有一个人害怕，反而在科里根主教的号令下，整齐而坚定地走向“格温橡树游乐场”。

拉利警长下令开始进行拘捕，但是游行示威群众没有反抗，接受拘捕，283 名游行示威者被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警察戴上手铐，由于没有那么多的警车，于是开来了学校巴士，将“犯人”们押回监狱。马里兰州警察局派出了大量的警力，拘捕了 283 名示威者，用学校巴士运到监狱，成了全世界嘲笑美国的笑料。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法庭法官裁定，每人交付 103 元的押金，立即可以回家，但是所有的被捕者愿意坐牢，拒交押金，以示抗议，在周末结束前，所有的被捕者全部获得释放。科里根主教在交保外出后，对着记者们发表了三点声明：第一，他要求有陪审团的审判；第二，这是一场正义的游行示威；第三，如果“格温橡树游乐场”不修改种族歧视的政策，这绝对不是最后一次的游行示威。

科里根主教同时发表感性话语说：“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对他们来说，能够自由地到公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对我来说，亦是同样地重要。现在是时候了，我不再只是说话，而要去做些事情。”

马里兰州警察拘捕了“格温橡树游乐场”示威者而形成了一场世纪法庭大战，从马里兰州法庭的拉锯战，一直到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还是在 1963 年 8 月 28 日开始屈服，允许黑人入场，但是已经失去意义了。

由于臭名远播，经济不景气，加之 1972 年的一场“阿格尼丝飓风(Hurricane Agnes)”带来 10 寸深的雨水，倒灌在“格温橡树游乐场”里，使之无法运作，只得关门。(待续)

2011 年 4 月 19 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